

第三章 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與神話

榮格（Carl G. Jung 1875~1961）是與佛洛伊德齊名的當代心理學家，他在許多方面修正、豐富和發展了佛洛伊德的理論，尤其以「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是榮格分析心理學中最重要的基本假設，他注意到某些表現在古代神話、部落傳說和原始藝術中的意象，反覆地出現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因此，榮格據此推斷：在這些共同的原始意象背後，一定有它們賴以產生的共同的心理土壤。本文除了介紹榮格之集體潛意識之外，並透過當代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的著作，再補充已被國人遺忘許久的中國神話傳說，來輔助對照及闡述此一學說。

第一節 何謂集體潛意識

（一）佛洛伊德與榮格

「我們正置身一條現代都市大街的嘈雜匆忙之中，卻突然看見某件古代遺跡——希臘石柱或碑銘的殘片，這時我們會覺得有一股詭異的感覺襲來。前一刻我們還沈緬在那時當下的忙亂片刻之中，後一刻卻有什麼悠遠奇怪的東西閃過腦際，把我們的目光帶到另一個層次上。我們從當下的大團混亂轉開，瞥見了歷史更高層次的延續。我們

突然記起，就在我們匆匆來去的這個地方，兩千年前也有類似的生活與動作上演，只差在形態上稍有不同；同樣的熱情激動過以前的人類，他們也和我們一樣自認生命獨特；……我覺得，佛洛伊德論及伊底帕斯傳奇的地方正是這樣。就在我們正被個人心靈反覆無常的混亂印象弄得糊塗不明之際，突然從希臘戲劇最精華的伊底帕斯悲劇中瞥見了簡明與壯麗。我們的眼界如此一經開闊而獲得了啓示。」

這是榮格稱讚佛洛伊德著作「夢的解析」的一段文字，也指出榮格是從佛洛伊德那兒得到靈感才投入神話研究。⁽²⁾但榮格並不認同佛洛伊德只把潛意識當作是受壓抑、被遺忘的心理內容的集合場所，而僅賦予個人和後天的特性。在榮格看來，除了個人潛意識之外，還有影響人類心理與行爲更重要、更基礎的「集體潛意識」。若以海島來作比喻的話，那麼，高出水面的部份代表著意識，水面下由於潮汐運動而顯露出來的部份代表個人潛意識，而所有孤立的海島的共同基礎——那隱藏在深海之下的海床，就是集體潛意識。⁽³⁾因此，榮格本來是佛洛伊德最得意的學生，後來卻因與自己的導師發生意見分歧而分道揚鑣。

（二）潛意識學說的形成

前年美國著名的電視影集「艾莉的異想世界」中，女主角艾莉的高中老師是位臥病在床的婦人，她在現實世界中看似孤獨一人，但她

卻能在入睡時的夢境中認識了她的先生、並且組成家庭、養兒育女，這個夢境不可思議地接續了二十年，每天都有新的進展和情節，她在夢中是個忙碌的母親，幸福的太太。然而，現實痛苦的治療過程，使得她能熟睡入夢的時間愈趨減少，遂想求取強制醫院使她以藥物長眠的法院命令，當法官詢問她是否認清自己只是為逃避在這世界上的孤單而做的抉擇時，她回答說明她的夢境：「一切是那樣的真實，……有時我在夢中還會作夢，夢見自己躺在病床上並且孤獨一人，我為此而淚流滿面。」由這個故事令我們以另一種方向思考：或許我們所謂的真實世界只是一場夢，浩瀚無垠的夢境王國也許才是真實的世界。讓我們回過頭來看榮格的集體潛意識的形成因由；榮格多次強調，他的研究結論都是建立在感性經驗上的，絕不如某些人所認為的是一種純粹的形上思辨。但榮格所說的經驗卻完全不同於我們通常所說的經驗，而毋寧是一種內心體驗。許多榮格的研究者都指出：榮格的研究方法，是尊重精神現象，承認心理現象（如想像、幻覺、夢等）在重要性和真實性上絲毫不亞於物理現象，這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透過這樣一種方法才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心理學。(4)

此外，榮格特別重視對夢、幻覺和想像的研究分析，並不把它們看成是現實的歪曲反映，反倒把它們看成是人類心靈的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就可以窺見人的心靈。因此，榮格除了試圖在許多個案中

想找出一貫的心理脈絡之外，也涉獵了大量的神話、傳統、原始藝術和文學作品，作為研究人類共同心理結構和心理運動規律的主要途徑。(5) 他在其中得到了相當豐富的資源與例証，藉以說明的確有所謂的集體潛意識存在於先天模式，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它是一種超個性的心理基礎，是透過遺傳的力量所形成之心靈的傾向。(6)

(三) 原型的概念

如上一段所述，榮格的研究方法是別開生面的，他因此也發現了隱藏在集體潛意識中的許多心理原型。「原型」(Archetype) 這個概念是構成集體潛意識最重要的內容。若要以自稱是首創某概念的人的數目來算這概念的重要性的話，原型假說一定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了，以下表中各項是影響力較廣的一些可與榮格原型論對照比較的觀點：(7)

動物行為學	丁柏根	先天釋放機制
心理學	包爾比	行為系統
人類學	李維史陀	李維史陀
李維史陀	喬姆斯基	深層結構
社會生物學	威爾遜	基因遺傳反應的策略

精神病學	吉爾伯特	心理反應模式
精神病學	賈德納	神經結構與異種同源
認知科學	高斯	達爾文主義計算系統

我們再來看看榮格對原型的說明，他說：原型這個詞就是柏拉圖哲學中的形式。爲了我們的目的，這個詞既適宜又有益，因爲它向我們指出了這些集體無意識的內容，並關係到古代的或者可以說是從原始時代就存在的形式，即關係到那些自亙古時代就存在的宇宙形象。...原始部落的傳說與原型有關，...另外一個眾所周知的表達原型的方式是神話和童話，這也是從古代傳下來的一些具有特殊烙印的形式。但在這裡，原型一詞只能夠間接地應用於「集體表現」(Represent collectives)，因爲原型只是那些尚未經過意識加工的心理內容，所以還是心理經驗的直接材料。...原型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無意識的一種內容，當它逐漸成爲意識及可以察覺時便發生改變，並且從其出現的個體意識中獲得色彩。(8)

也就是說，原型是指那隱藏在人類心理中的共同現象，而這些共通點（如對日月星辰的感受、與動植物之間的互動、對生死奧祕的探索、對狂亂情感的迷戀等等），都是集體無意識中的內容。因此，無意識中包含了許多種類的原型，並且從遠古人類逐漸成形，然後遺傳

給下一代。但要補充的是，這些原型並不一定會被每一代的人類所意識到，只有當所遇情境相若的狀態下，某種原型才可能從黑暗悠深的潛意識大海中探出頭來，左右著當事者的心理與行爲。此外，呈現出原型的方式也因各地不同的自然環境和民族文化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當人類藉神話傳達某一主題時，各地的描述方式及過程必然存有一點差異。下一段開始，我們便從在研究神話學方面超越榮格的坎伯之著作中，例舉幾個在神話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一方面強化榮格的集體潛意識中的原型假設，也可欣賞這些迷人的神話傳說及生命的智慧光輝。

第二節 東西方神話的共鳴

夢是私人的神話，神話是公眾集體的夢。----坎伯

青年時代的坎伯曾從佛洛伊德與榮格做過實際的研究工作，但他自覺從榮格那裡獲益最多。我們透過坎伯那特有跨領域及強大的「科際整合」能力，令我們在他的神話著作中看到了貫穿時代的神蹟、創造、顛沛的血淚、和風起雲湧的信仰與英雄事業。也讓我們看到在遙遠的古老年代，世界各民族早已在神話中相遇，人類在歷史上的跌倒，乃是因為人類忽略了同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同體大悲」的情懷是坎伯來自神話原型的啓示，通過「神話原型的象徵」，他讓我們看到了在深層結構之下所隱藏著的人類共同命運。(9)

榮格透過遠古神話強化集體潛意識的存在，而坎伯也談到：那些百萬年前的原始人類，其實也和我們一樣有著同樣的軀體、同樣的器官、及同樣的身體能量。不論生活在紐約或生活在洞穴中，人生歷程都是一樣的，都要歷經孩童期、及性的成熟期；由小時候的依賴期轉變為成年男人或女人的自我承擔期，走入婚姻期，最後你的軀體衰退，逐漸失去體力而死去。你和古代的人有著同樣的軀體，同樣身體上的體驗，因此你們對同樣的意象會有反應。...同樣的神話，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外貌，就像是同樣的一齣戲在不同的時空內上演時，

會穿上不同的戲服。...神話談論的是個人及所有其他事物的深層奧秘，它是一個謎，非常巧妙而恐怖的奧秘，因為它掃除掉你對事物的既定看法，然而又非常吸引人，因為它是你的本性及存有。(10) 由此可知，坎伯也認為的確有某些共同的心理特質，沈殿累積在人類的漫長歷史之中。

(一) 水的象徵

他看到在一座山上有一座聖餐具城堡似的東西。他沿著一條好像直接引向山腳的路走去，並向山上爬。但當他走近看時，他異常失望地發現有一道裂痕把他和那山分隔開了。這是一道幽深、陰暗的峽谷，谷底奔湧著地水。一條陡峭的小路一直通向谷底，又異常險峻地爬上另一邊。這種情景是令人望而卻步的。(11)

「水」是對潛意識最普通的象徵。上述短文是一位神學家告訴榮格的夢境，這裡顯示出了做夢者渴望著光耀四照的高度，但他必須首先下到那黑暗的深淵裏去；謹慎的人避開了埋伏在這些深淵中的危險，但同時他也拋掉了一次大膽莽撞的冒險可能帶來的好處。(11)

三國時代的關羽，被後人以神格化的故事流傳著，清人梁章鉅在「歸田瑣記」引「關西故事」中，有如下的一段傳說：(12)

關公少時力猛，不加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啟窗越出，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有老人相向而哭，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為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 捕之甚急，伏于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顏色變蒼赤，不復認識。

關公經過象徵潛意識之水的洗禮以後，確認了人性中義勇光輝的一面，自此便踏上了他傳奇的一生。榮格也曾說過：「誰要是照進那水的鏡子必定首先照見自己的臉孔，誰要是走向他自己必定與自己遭遇。而與自己的這一遭遇，從內在方面來說是對勇氣的第一次考驗，它足以嚇退大多數人。」關公回歸意識之後，以新的生命面對現實；但也有迷失在潛意識汪洋的例子，如希臘故事中的美少年，便沈溺在自戀深水裡無法自拔。

坎伯也在易洛魁人的故事中提到水的意象：(13)

有一個住在村落邊緣的漂亮女孩，性格極端自負且不接受任何男孩的求婚。某一天，她在樹林裏遇見一個健壯英俊的青年，身上配戴著貝殼飾帶及漂亮黑羽毛，於是她答應了這個青年的求婚。結婚三天之後，每當丈夫外出打獵後，便化身一隻巨蛇，後來有一位老人告訴

女孩，她的丈夫是可怕的巫師，她開始覺得怪異、想家和頹喪。最後她想逃跑，丈夫在後追逐喊著：「妳也許以為可以脫離我，但妳做不到的！」就在她要虛脫昏倒之時，她又聽見那老人的聲音：「我會幫你。」讓她感到驚訝的是，他正把她拉出水面。……

她不知道自己在水中。換言之，這女孩因為陷入愛河而結婚，便已從理性、意識的領域，進入了潛意識的領域中。這種冒險總是以水面下的意象來表示，性格特質已從可控制行動的領域，滑入超個人的強制與事件中。(14)

我忽然聯想到日本恐怖經典電影「七夜怪談」裡，也以井水和泳池來比喻狂亂近失去意識的情境，這部賣座的電影震撼了許多人，也是現代科技與都市背景下的新「神話」吧。

或許是因人類在出生前的子宮內充滿著羊水，或說人類是從海洋生物演化而來的，所以對於「水」有種莫名的神祕與意義，它象徵著生命的起源與成形，與外界現實尚未萌芽意識時的奇妙境界。因此，外現在人們對於水的感受和表現，是那麼地如出一轍。

（二） 英雄的歷程

我們再看看其他的原型典範。從全世界及許多歷史階段的故事

裡，可以找出一種特定、典型的英雄行動規律。基本上，它甚至可以被說成是只有一個原型的神話英雄，他的生命被許多地方的許多民族複製了。傳說中的英雄通常是某種事物的創建者，例如新時代的創建者，新宗教的創建者，新城市的創建者，新生活方式的創建者等。爲了發現新的事物，人們必須離開舊有環境，而去尋找像種子般的觀念，一種能醞釀帶來新事物的觀念。所有宗教的創建者都經歷過類似的尋求歷程：(14)

耶穌在沙漠待了四十天，在沙漠裡耶穌經歷了三種誘惑。魔鬼走向他說：「你 看起來餓了，年輕人！何不把這些石頭變成麵包呢？」耶穌回答說：「人不是只為麵包而活，而是為上帝說出的每句話而活。」接下來是政治的誘惑。耶穌被帶到山頂觀看世界各個國家，然後魔鬼對他說：「假如你向我鞠躬行禮，你就可以控制所有的國家。」這也許不為今人所熟知，但卻是成為一個成功政客所必需的一課。耶穌拒絕了。最後魔鬼說：「好，你很出世，讓我們到赫洛神廟之頂去，讓我看你把自己拋下去，上帝會承接你，你連淤血都不會有。」這是所謂的靈性膨脹，我是如此精神化，我超越肉體與世俗的需要。但耶穌是上帝的肉身，不是嗎？所以他說：「你不應該誘惑主，你的上帝。」

這是耶穌的三個誘惑，它們在今天的意義就和紀元前三十年一樣。佛陀也是如此，他來到明心見性的菩提樹下，在那裡他也經歷了三個類似的誘惑：

在第一個誘惑裡，貪欲之王在佛陀面前展現他三個漂亮的女兒，她們的名字分別是欲望、滿足和懊悔，象徵未來、現在與過去。但是已斬斷感官欲望的佛陀不為所動。然後貪欲之王把自己變成死神，並用一群野獸投擲武器到佛陀身上，但是佛陀已在心內找到寂靜之處，永恆而不受時間影響，所以他仍不為所動，投向佛陀的武器全都變成崇拜的花朵。…… (15)

宗教領袖是尋求偉大內心經歷的回歸者，另一類的人物是像外出冒險的英雄，在這種冒險的第一階段，英雄會離開他熟悉、而能有某種程度控制的領域，面臨到一個關卡瓶頸，比如說湖邊或海邊，在那裡有深淵中的一隻怪獸在等著他，於是有兩個可能性：在約拿那類的故事中，英雄被吞噬到深淵中，等待稍後的復活。此刻的意識人格，現在已和無法應付的無意識之流接觸，所以必須要承受一個恐怖夜裡大海行程的考驗與啓示，而學習如何與每一個黑暗的力量共處，最後浮現的是一個嶄新的生活方式。

另一個可能是，英雄在遇上黑暗力量後，會克服它並殺了它，就像賽格弗端（Siegfried）和聖喬治（St.George）把龍殺掉一般。但誠如賽格弗瑞學習到的，他必須要嚐龍的血，才能把龍的力量納入自己。賽格弗瑞殺了龍喝了血後，他聽到自然之歌。他已經超越他的人性，而重新與自然的力量連繫上。原本意識認為它是真正的主人，但它只是整個人類的次要器官，意識不應該主控一切，它必須臣服於身體的人性。(16) 也就是依循潛意識的指示。

中國的「太平廣記」卷二九六引「成都記」也有類似的故事：

李冰為蜀郡太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為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為水所病。(17)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充滿反叛精神的英雄，「山海經」中記載：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

鯀雖死，但他所懷這一股博大的、堅強的愛心，使鯀的精魂因而不死，他的屍體經過三年之久都沒有腐爛。不但這樣，他的肚子裡還

逐漸孕育著新的生命，就是他的兒子禹。(18) 這兩代英雄的堅毅終於說服了上帝，而協助禹治平了洪水。無獨有偶地，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因為偷來象徵人類文明啓蒙的火種，而被天帝囚鎖在高加索的山頂，令惡鷹來啄食他的心肝，日日反覆無盡的痛苦。

(三) 犧牲的意象

當舊生命逝去，新生命再起，生死的交替是永無可解的奧祕。早期人類生存在原始大自然之中，萬物循環共生的觀念便深植於心。「釋史」卷一引「五運歷年記」以及「述異記」卷上有關於盤古的神話：

開天闢地的盤古死時，周身突然起了大的變化：他 裡呼出的氣變成了風和雲，他的聲音變成了轟隆的雷霆，他的左眼變成了太陽，右眼變成了月亮，他的手足和身軀變成了大地的四極和五方的名山，他的血液變成了江河，筋脈變成了道路，他的肌肉變成了田土，他的頭髮和髭鬚變成了天上的星星，他的皮膚和汗毛變成了花草樹木，他的牙齒、骨頭、骨髓等，也都變成了閃光的金屬、堅硬的石頭、圓亮的珍珠和濕潤的玉石，就是那最沒用處的身上出的汗，也變成了雨露和甘霖。(19)

隨栽種文化開始，人類生命與自然的結合更爲明顯和密切。有一則北美洲阿剛琴人有關玉米起源的故事：

...男孩看到一個頭戴綠羽毛的年輕人走向他，並邀請男孩與他比賽摔角。年輕人贏了又再回來，結果又贏，就這樣下去。但有一天年輕人告訴男孩下次必須把他殺掉，埋葬並照顧埋下他的地方，男孩照他的話去做，把這個漂亮的年輕人殺掉並埋起來。過了一段時間，男孩回來看到綠羽毛年輕人被埋的地方，也許可以說是被種下的地方，已長出了玉米來。(20)

在波里尼西亞（Polynesia）也有這種故事的重現：有個女孩在水池遇見一條大鰻魚，接著鰻魚變成了一個年輕人，並且成爲她的愛人。有一天他對女孩說：「下次我再來看你時，你必須殺掉我，把我的頭砍下，並且埋了它。」她依言照做，於是在埋下頭的地方長出一棵椰子樹。

坎伯說到：「這是神話最令人驚訝的地方之一。我一生都和這些神話打交道，但對其間準確的重覆現象，仍然感到吃驚。就好像是同一個故事，同一事件，反射在另一個媒介裡。」

（四）人獸的結合

不同於原始時代，無形力量派遣來的動物使者，不再教導和指引人類了。熊、獅子、大象、和瞪羚，都被關在人類動物園裡。(21)

一位波尼族印地安人曾說：「在所有事物的開始，智慧和知識是與動物同在。因為提拉氏這位在天上的神，並不直接與人類交談。他派遣特定的動物下來告訴人類，他透過四隻腳的動物將自己現身在人類面前。而人類應該向動物、星星、太陽和月亮身上學習。」(22)

生命靠吃另一個生命才能生存；對人而言，動物既是被獵殺的對象，但同時也賦予神性的精神。夜裡動物的灼灼雙目，也彷彿具有超能的力量。天上飛的、地上疾跑的、水中悠游的，都帶著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這是遠古人類所無法企及與解釋的。因此，當神話中的神祇以形象出現之時，便常常帶有人獸結合的特徵。

例如伊底帕斯故事中的史芬克斯，便是有鳥翼獸身、人頸、人乳和人臉的一個女性，她所代表的是所有人生的命運。還有希臘神話中的牧羊神，靠著壯馬的雙腿奔跑於蒼鬱樹林裡。

中國漢代的石刻畫像與磚畫中，常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媧的畫像。這些畫像裡的伏羲和女媧，腰身以上通作人形，穿袍子，戴冠帽，腰身以下則是蛇軀，兩條尾巴緊緊地親密地纏繞著。(23)

東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帝俊，就是一個長著鳥的頭，頭上有兩

隻角，獼猴的身子，腳只有一隻，手裡常常拿了一隻拐杖，弓著背，一拐一拐地走路的奇怪生物，這就是他們的始祖神了。(24)

狄吞吃了燕子遺留下的兩個蛋，後來就有孕，生了殷民族的始祖「契」。也就是說殷民族原是天帝派玄鳥下來傳留的後代。(25)

還有大禹為鑿山治水而化為大熊、望帝春心杜鵑泣血，及民間傳說白蛇傳、梁祝摯情雙飛蝶等等，在在說明人類對動物力量的心理反映。

在例舉了許多不同時空的神話之後，相信必定會對其中的雷同之處感到神奇和喜悅，我們可以在神話中窺見與感受人類集體潛意識的力量和智慧，幫助自己處理命運中的性格和際遇。榮格說道：「科學越是發達，人們的精神越是空虛；人們也就越需要幻想，越嚮往科學解釋不了的神話。」他並認為：「神話作為現代藝術、科學、哲學、宗教的起源，是人類精神最初的、整體的表現，是原始人的靈魂。而在今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達和神話的消逝，人類也就失掉了靈魂，成為科學的奴僕並陷入痛苦的精神分裂。」(26)

為此，榮格不惜呼喚神話，用來補償西方現代文明所帶來的心理失調，開啓人們內心的活水源頭。

本章註解

- (1) 夢：私我的神話 / 安東尼.史蒂芬斯 (Anthony Stevens) 著：薛絢譯。--初版。--台北：立緒文化，民 89，頁 418。
- (2) 同 (1)，頁 150-151。
- (3) 榮格分析心理學---集體無意識 / 榮格 (Jung) 著：鴻鈞譯。--初版。--台北：結構群文化，民 79，導論頁 3。
- (4) 同 (3)，導論頁 4。
- (5) 同 (3)，導論頁 5。
- (6) 現代美學 / 劉文潭著。--初版。--台北：台灣商務，民 56，頁 88。
- (7) 同 (1)，頁 160。
- (8) 同 (3)，頁 29-30。
- (9) 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 / 喬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李子寧譯。--初版。--台北：立緒文化，民 85，閻振瀛之序頁 15。
- (10) 神話 / 喬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朱侃如譯。--初版。--台北：立緒文化，民 84，頁 66-67。
- (11) 同 (3)，頁 46-47。
- (12) 關公的人格與神格 / 黃華節著。--二版。--台北：台灣商務，民 84，頁 19。
- (13) 同 (10)，頁 266-269。
- (14) 同 (10)，頁 230。
- (15) 同 (10)，頁 235-236。
- (16) 同 (10)，頁 247-248。
- (17) 中國神話傳說 / 袁珂著。--台北縣：駱駝，民 76，頁 482。
- (18) 同 (17)，頁 400。
- (19) 同 (17)，頁 87。
- (20) 同 (10)，頁 180。
- (21) 同 (10)，頁 124。
- (22) 同 (10)，頁 143。
- (23) 同 (17)，頁 92。
- (24) 同 (17)，頁 286。
- (25) 同 (17)，頁 298。
- (26) 同 (3)，導論頁 15。